

第一章 穿越重拾老本行

「號外，號外，京中最深得皇帝疼愛的某位英俊權貴夜訪程家大小姐香閨！想知道事情真相，趕緊購買這一期的風月雜誌，裡頭有最新的消息，最熱騰騰的獨家真相，要買要快！一本十文，手腳慢的就搶不到了！」

「這一期還有某大商團少主與官信館當紅小信如玉公子曖昧關係的追蹤報導，喜歡沐少主的人們手腳要快。」

「皇帝的小妃子被打入冷宮最新消息，以及各式各樣的恩怨情仇，千萬不要錯過，大家快來噲！」

幾個小販各自推著板車在京城各大街頭大聲吆喝著，板車上頭放著百本最新一期的風月雜誌。

不一會兒，小販被人潮包圍，人手一本風月雜誌，想搶先得知最熱門的八卦消息。坐落在京城最繁華地段上的福悅酒樓，二樓一間臨街雅間中，喬歆一邊悠閒地飲著香茗，一邊垂眸遙望著街口叫賣的小販跟搶購的人潮。

站在她身旁穿著翠綠色衣衫，清秀圓臉上有一對酒窩的丫鬟桂圓，也興奮的睜著大眼看著，「小姐，果然如您所料，這一期風月雜誌一推出即造成風潮，您瞧瞧那人潮，真是嚇人啊！」

「那是自然的，熠王連著三年蟬聯全京城未婚女子最想嫁的人的寶座，雖然我們沒有指名道姓，但只要是關注他們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報導他們，有關他們的消息一出，自然是瘋狂搶購。」喬歆斜勾著嘴角一臉得意。

前世她是個極富有正義感的周報記者，專跑社會新聞，寫過幾則當時轟動一時的新聞，不畏強權揭發各式醜聞，卻也因此得罪一名與高官勾結、黑白兩道通吃的大亨，對方揚言要讓她好看。

當時她正在追一個海上毒品交易的消息，車子剛駛進港口，一輛大卡車突然從倉庫衝出，朝她高速重擊，將她連人帶車撞進海底。

落海當下她便沒了意識跟知覺，醒來時發現自己穿越到同名同姓的原主喬歆身上。

經過幾天的沉澱與休養，心情恢復平靜，分析好各種可能對自己不利的事物後，她決定重操舊業繼續這份事業。

八卦人人愛聽愛看，於是她創立了風月雜誌社。

生命誠可貴，老天爺不可能次次替她開外掛，讓她有再一次重生的機會，因此這一世她絕對不要再像前世那般，專門挖掘大人物的祕辛，為自己惹來殺機，改專攻茶餘飯後閒聊的娛樂八卦。

從外祖家回京的途中，她開始訓練奶娘福娘跟桂圓當一個敏銳的狗仔，回到京城後廣為培訓小狗仔，只要是有利的新聞，一經採用便發給豐厚的獎金。

這不，這一期風月雜誌的內容就是靠外頭那些小狗仔們挖出獨家內幕。

「說到這……小姐您下一期標題是、是老爺吧，這……老爺若是看到自己成了您雜誌的主角，恐怕會火冒三丈啊……」說到這裡桂圓忍不住微蹙眉頭，擔憂地看著正吃著茶點的喬歆。

喬歆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呵，我爹敢跟我發火，我就帶著瀟兒回外祖家。」桂圓仍是一臉擔憂，「小姐，少爺跟外家老爺子是您的免死金牌，您可以不怕老爺，可您難道不擔心姑奶奶又借題發揮，慫恿老夫人罰您？」

「哼，敢慫恿老夫人找我麻煩，屆時鹿死誰手還不一定！」喬歆勾著一邊嘴角，一臉狠戾地掃了桂圓一眼。

桂圓忍不住打了個哆嗦才道：「奴婢相信小姐，姑奶奶母女肯定不是您的對手，可她們要是藉著老夫人的手懲罰您，小姐您就躲不過。而且根據奴婢收到的消息，姑奶奶似乎又開始不安分了……」

「她不安分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只要不惹到我，我就當作沒看見，但敢來惹我，我就豁出去跟她們拚了，轟她們母女出門，看她們還敢不敢再鬧。」

一個和離回到娘家的女人，帶著兩個女兒，也敢鳩佔鵲巢拿捏她，簡直是癡人說夢。

看著她突然變得兇悍的表情，桂圓怔怔的點著頭，心裡暗忖，是的，小姐，現在整個宰相府裡您最大，沒有您不敢的，連一向作威作福的老夫人跟姑奶奶都要稍稍讓道。

不過，奇怪的是，為何小姐落水醒來後會性情大變？她這個自小跟小姐一起長大的丫鬟都漸漸有些不認得她了……

話說，小姐的改變是自那一天起——

他們從平安縣搭乘客船前往京城，沿途風光明媚，小姐站在船沿欣賞著兩岸美景。擔心小姐會冷，她轉身替小姐拿披掛在椅子上的薄氈，這麼一瞬間的時間，小姐竟然就跌進湍急河中。

慶幸的是小姐落水當下，距離他們不遠處的另一艘船上，有公子毫不遲疑地跳進水中救人。

小姐被救回對方的船上，他們趕緊讓人將船駛過去，這才得知小姐被救起時已沒了呼吸心跳，此時正在急救。

奶娘急得顧不上其他，搶先進入船艙見小姐，只見那背對她的公子在對小姐做著什麼，還不等她跟少爺進去，小姐就恢復心跳跟呼吸。

這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情，但從船艙出來，奶娘臉色卻十分凝重且難看，同時要她不許再提此事，更不許提小姐急救的事情。

也因此到現在她依舊不解，那位公子是用了什麼方法讓小姐恢復心跳跟呼吸。

喬歆接收到桂圓那充滿疑惑的眸光，微挑秀眉，「我臉上有什麼東西嗎？怎麼用那種眼神看我？」

桂圓搖頭，「沒有，就是覺得小姐您變了，變得完全不一樣了，若是以前，您肯定是唯唯諾諾地討好老夫人跟姑奶奶的。」

喬歆抵了一口溫熱的茶水後，冷冷哼笑了聲，美眸微眯，射出一記寒芒，「在地府走過一遭的人都會變的。」

思緒回到她穿越那一天。

陣陣涼風自半敞的窗子吹進屋子，將屋內厚重的藥味吹散了不少。

睜開眼的一瞬間，她被眼前的陳設給嚇傻了，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只能驚恐地睜大眼，看著眼前那三個穿著打扮跟古裝劇演員似的人。

她在心底嘀咕了聲，老天爺別跟她開玩笑，別是讓她穿越了吧？

當穿越兩個字閃過腦海，一抹不屬於她的記憶不斷在眼前播放，還有一抹十分細微的女子聲音傳進她耳裡。

她心想肯定是腦震盪出現幻聽幻覺，可隱隱發疼的腦子中，竄出一個跟她長得有七分像的古代女子。

對方跟她講述了自身經歷，並要她代替自己好好照顧唯一的弟弟喬瀟，揚言她若是沒有照顧好弟弟，自己做鬼也不會饒過她，會從地府爬上來找她算帳。

當下她感到數十道滾滾天雷轟得她頭暈眼花，她作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穿越的一天，可不斷在耳邊出現的聲音實實在在告訴她，她沒有瘋，她確確實實穿越了。充滿古風造型的屋子是強力的佐證，實實在在提醒著她，不是在作夢，不是布景，這是真實的場景。

她不想相信自己穿越了都很難！

面對眼前的三人，當下她只能用失憶這個千篇一律的藉口來搪塞，並道：「要是我一直記不起以前的事情，做出一些出格或是讓妳們震驚的事情，那……」

福娘心疼地撫摸著她的臉頰，「小姐，想不起來也無所謂，重新開始便是，不管您變得如何，都是福娘的小姐。」

喬歆心下不由得鬆了口氣，只要過了這一關，日後她有什麼奇怪或是跟原主不同的舉止出現，就不用擔心她們懷疑了。

其實她並非全無記憶，方才原主已將過去的一切都告訴她了。

原主今年十五歲，父親是當朝宰相喬紘輝，母親白無瑕在她七歲時難產過世。當時喬紘輝正好要外調，帶著剛出生嬰兒不方便上路，老丈人也是他的恩師白儒仕，以男人前程為重為由，要他將所有心思放在前途上，他的官階愈高日後對兩個孩子助益愈大，且初生嬰兒他一個大男人不會照看，若是遇到黑心下人使壞，小嬰兒很容易無聲無息地去了，便提議由他將兩個外孫帶回白家扶養。

恩師的提醒不無道理，加上母親對亡妻以及所生下的兩個孩子並不喜愛，他幾番思量後同意將兩個孩子帶回外祖家，由岳家代為照顧撫養，而他則每兩年請假一個月前往岳家探視兒女，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

喬紘輝是個很有能力的人，外派那幾年做出不少好政績，很快就被調回京城，推行的政策加上理念與皇帝一致，很受皇帝信任，官位一路高升，終於在前年當上了宰相，成為東麟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宰相。

他一當上宰相便急著派人去將兒女接回，原主姊弟倆才搭船一路北上回京。

遠在京城等著寶貝兒女回京的喬紘輝，接到原主落水的消息，即刻向皇帝請假離京，連夜搭船南下親自去接他們姊弟回京，見到許久未見的兒女還抱著他們痛哭一番。

從他擔心的態度還有真情流露的眼淚來看，喬歆感受得到喬紘輝對他們姊弟的疼愛與關心，不然是不會拋下繁忙國事，親自前來接他們姊弟的。

不過，她也真是小瞧了瞧宰相家後宅作妖的程度。

喬紘輝帶著他們姊弟剛回到京城，皇宮來人說皇帝有急事召見，只好讓他們姊弟先自行回宰相府，可她萬萬沒有想到看門的門房竟然不讓他們進入。

她跟喬瀟可是宰相府嫡出的公子千金，一個門房膽敢阻攔不讓他們進門，這一看就是有人指使，要給他們姊弟下馬威。

當下喬歆帶著喬瀟住進京城最大的客棧，讓人給喬紘輝傳信，除非他親自來接他們姊弟，否則他們是不會回喬家的。

喬紘輝進宮後不久又連忙出城，替皇帝處理一件隱密棘手的事情，三天後回到家，這才發現兒女並沒有回來。

接到女兒讓人送來的信，得知他們姊弟被無理刁難對待，府裡的下人竟然如此膽大妄為，喬紘輝震怒，馬上親自前往客棧將他們姊弟帶回，回到府裡即刻嚴懲大膽的下人。

喬歆指出若是沒有上面示意，下人又怎麼敢狐假虎威，這事很輕易地就查到和離歸家的姑奶奶喬嬌嬌身上。

喬嬌嬌將罪名推到喬老夫人柯氏身上，指柯氏與她欲前去佛寺參加法會，因下人們沒見過他們姊弟，擔心她們不在府裡會有人假冒上門，因此柯氏出門前才指示門房，若不是與喬紘輝一起回來，皆不許讓任何人進門。

這理由很牽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喬紘輝豈會看不出這是母親跟妹妹故意為之，正想教訓喬嬌嬌，柯氏卻擋在前面為喬嬌嬌出頭，責備喬紘輝不孝，要上大殿告御狀。

面對無理取鬧又偏心的母親，喬紘輝根本無法訓斥妹妹，只能嚴懲門房後發賣，委屈自己的一雙兒女。

喬家就這麼幾個人，沒有作妖的小妾，後宅熱鬧程度卻堪比現代熱播的八點檔戲碼，喬歆只覺得實在可笑。

她這便宜爹對治國替皇帝解憂很有一套，卻搞不定自己的老娘，想來是一個孝字壓死他。

喬紘輝現在位居高位，言行舉止只要稍有偏差就可能被舉報，柯氏指責他不孝、忤逆，倘若因此被彈劾，那些言官光口水都能噴死他，否則以喬紘輝這個兒女控的性子，豈會讓一對兒女如此委屈。

多年來因原主跟喬瀟一直住在外祖家，因此宰相府的中饋原是由柯氏把持，直到喬嬌嬌和離回到娘家後，柯氏便將中饋交到她手中。

如今喬嬌嬌不僅遲遲不肯交出中饋，還帶著兩個女兒不時在柯氏耳邊給喬歆小鞋穿，柯氏便時常將她叫到松柏院訓話，一次甚至以她不尊敬長輩為由動用家法，要好好教她什麼叫家規。

正巧喬紘輝剛好回府，得知這事是喬嬌嬌跟她兩個女兒煽風點火，當下便要將她們掃地出門，在柯氏極力阻攔甚至以死威脅下，他才鬆口，條件是以後喬歆只需要每個月初一、十五過去松柏院請安即可。

這事看起來告一段落，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無事，但就像平靜的水面下是波濤

洶湧的亂流一樣，喬歆相信宰相府後宅很快就不會平靜。

想到這裡，她忍不住嘆了口長氣。

桂圓見狀連忙關心詢問，「小姐您怎麼突然嘆氣，是有什麼煩惱嗎？」

她搖頭，「沒什麼，就是突然想到我們回京這一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各種感嘆。」

「還好小姐您的性子不再像之前在姥爺家那般柔弱，不然肯定被姑奶奶跟表小姐欺負死。」桂圓想起他們剛回京發生的一件事情，一臉忿忿的說著，「若是以前，姑奶奶提出要將少爺帶到身邊扶養，您肯定會答應的。」

老夫人跟姑奶奶被老爺訓斥後沒幾天，姑奶奶竟然向老夫人討要少爺，說要親自扶養。

要不是小姐機警，說外家老爺已經幫少爺報名了曾經任教過的白麓書院，說日後少爺除了休沐以外都必須要住在書院裡，姑奶奶肯定會透過老夫人的手，強勢的將少爺接過去扶養。

喬歆嘲諷似的輕笑了聲，「我爹正當壯年，還沒死呢，一個和離的姑奶奶竟然敢提出要扶養大哥的嫡子！」簡直笑掉所有人大牙！

「小姐，雖然我們都心知肚明，但是奴婢還是很想說一句，真不知是誰給她的膽子！」

「自然是喬老夫人！」喬歆勾著嘴角跟桂圓一搭一唱。

「對了，小姐，根據我們的眼線……老夫人跟姑奶奶這幾天不時提到少爺，不知道是不是又要作妖了？小姐好不容易將少爺送進白麓書院，她們可別又想把少爺弄出書院！」桂圓擔心的說著。

當初小姐表示已經替少爺報名了白麓書院的幼學班，沒有想到喬老夫人跟姑奶奶竟然說少爺年紀還小，不用急著進書院，晚個一年再讀書也一樣。

她們母女心裡打著什麼主意，小姐跟她都很清楚，不就是要讓少爺跟小姐離心。小姐馬上抬出外家老爺跟大舅老爺，說若是她們執意耽誤少爺的課業，要把少爺養在身邊不讓他受教育，相信外家老爺會派大舅老爺親自上京，跟她們說說道理。一聽到大舅老爺四個字，老夫人即刻打了個寒顫，馬上打消念頭，同意讓少爺上白麓書院學習。

她無意間聽福娘提起過，這大舅老爺可是老夫人的噩夢，他年輕時的脾氣不太好，當年夫人過世，外家老爺跟他前來奔喪，他曾經將老爺痛揍一番，導致老爺幾乎一個月下不了床。

性子火爆的大舅老爺更將老夫人的屋子都給砸了，把老夫人嚇得尿失禁——咳咳，這傳言也是福娘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未經證實——反正之後老夫人只要聽到大舅老爺這四個字，都會忍不住抖上一抖。

好不容易她們的心思歇了，怎麼又掀起了動少爺的歪念頭？是受了什麼刺激或是慫恿？

「她們又打起瀟兒的主意？這事妳怎麼沒跟我說！」

「小姐，不是奴婢不跟您說，是奶娘說您為了創辦雜誌社心力交瘁，這種小事就

不用告知小姐了，她會處理……」

喬歆冷下臉，「桂圓，妳要記住，只要事關瀟兒，不管多小的事對我來說都是大事。」

這瀟兒是原主的命，前些天她又夢到原主，讓她一定要照顧好瀟兒，她能不上心嗎！

「是，小姐，是奴婢不對，請小姐責罰。」桂圓馬上認錯。

「記住，瀟兒是我的命，任何事情都沒有他重要。」喬歆語氣嚴厲的再次提醒。

「小姐，奴婢下次不敢了，您別生氣。」

「算了，不要再犯就好。瀟兒今日就放假回來，這隻小螞蟻特愛吃甜食，到甜馨齋買些他喜歡吃的點心回去。」喬歆起身準備離去。

她踏出雅間時回頭與桂圓交代事情，一時沒留神，與一名剛好從雅間門前經過的男子撞在一起，身子失去平衡，整個人撞進那男子懷中。

當下一股若有似無的香氣撲進鼻間，她感覺似乎在哪裡聞過……

「小心！」

低沉的嗓音自頭頂上飄下的同時，她整個人已經被扶正站好，那襲香氣也隨之消失。

她一時間未能回神，呆怔的看著千鈞一髮之際扶住她的男子。

他身著一襲玉白織錦長袍，眉目英挺，相貌清俊出眾，那雙熠熠生輝的漂亮鳳眼，將他的風華襯托得更為絕倫。

「姑娘，妳還好吧？」

她一個機靈猛一回神，搖頭說道：「沒事，謝謝公子，若不是公子適時扶了小女子一把，小女子這會兒恐怕已經鬧了個大笑話。」

「下回小心些。」男子點了點頭，確定她沒事後便轉身離去。

喬歆微側著頭愣愣地看著男子離去的挺拔背影。

桂圓來到她身邊，拉了下她的衣袖，小聲提醒她，「小姐，回神啊，可別被美男迷了眼。別忘了來京城前大舅老爺耳提面命交代您的話，京城長得好看的男子，尤其是貴公子，各個都花心，方才那位公子一看就是非富即貴。」

喬歆眯起眼瞪了桂圓一眼，「胡扯什麼！」生活在現代的她看過各式各樣的美男，會被方才那位帥哥給迷惑，簡直是笑話。

不過那人的確是個不可多得的美男子啊！

「奴婢可沒胡扯，難道小姐沒被那公子給迷住？要不怎麼癡癡的看著人家的背影，就連他進了雅間，您也沒回神。」

「當我花癡不成，我是覺得那位公子身上的香氣有些熟悉。」

桂圓拉長音「喔——」了一聲，微眯的小眼神裡寫滿了「我不信」。

「瞧妳這什麼眼神，我说的话妳不相信？」

「奴婢不敢！」桂圓連忙搖手否認，又道：「可是，小姐，除了回京路上，其餘時間您又沒有接觸過外男，怎麼會覺得方才那位公子身上的香氣熟悉？」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會不會是跟老爺衣裳上的熏香一樣，所以您覺得熟悉？」

喬歆搖頭，「不是，我爹衣裳上的熏香氣味較沉，不似方才那位公子那般清雅……」忽地，一些畫面飛快閃過腦海，快得讓她抓都抓不住，眉頭不由得皺起。

「小姐，您怎麼了？是不是頭又痛了？」桂圓見她眉頭深鎖，連忙緊張問道，就擔心她因落水而落下的頭痛毛病又犯了。

「沒有，方才腦中有些畫面閃過，好像跟那香氣有關係，可是我回想不起來。」喬歆有些洩氣的垂下雙肩。

「小姐，想不起來就別想了，免得頭又痛了。以前的事情想不起來，您問奴婢就是了，千萬別再想了。」

喬歆吁了口氣，聳聳肩，「想來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算了，不想了，我們回去吧。瀟兒應該快到家了，我們趕緊去甜馨齋一趟。」話閉同時大步向樓梯的方向走去。

「是的，小姐。」

第二章 雙方談判

方才與喬歆撞上的那位公子，正坐在一間雅間的窗邊，手執茶盞不疾不徐地吹拂著茶湯上裊裊上升的白煙。

忽地「啪」一聲，一本名為風月雜誌的冊子被丟到了他面前。

「允蓮，看看！」

坐在他對面的男子將書丟到他面前，對著他努了努嘴，示意他翻閱那本書冊。

男子名為沐風，穿著一襲水藍色錦袍，髮髻上簪著一根金鑲玉簪子，五官俊挺，身上帶著一抹痞痞的氣息。

段允蓮眉尾微挑，鳳眸斜挑，無聲瞅著沐風，又瞥了那本書冊一眼。

沐風語氣裡帶著一抹幸災樂禍，「上一期的風月雜誌報導你風花雪月的韻事，這期更過分，直接暗指你熠王夜訪程家大小姐香閨，有著不可告人的祕密。現在京城一半以上的人開始趕著上賭坊下注，猜你何時向皇帝請旨賜婚。你又成了這一期雜誌的專題人物，更成為全城的八卦對象、賭坊的熱門賭盤，感覺如何？」

段允蓮語帶嘲諷，「怎麼本王不知道自己認識這位程大小姐，還夜探香閨，莫非本王得了失憶症？賭盤的盤如何？」

「允蓮，現在不是關心賭盤的時候。」看到他重點在賭盤上，沐風語氣激動地強調，「重點是風月雜誌利用你我提高知名度，造成百姓們瘋狂搶購。利用我們賺銀子，不能就這樣放過那東家！」

「據我所知，他們並沒有指名道姓。」段允蓮挑眉。

「是，沒錯，裡頭並未指名道姓，而是寫某少主、某王爺，但它卻將這些被報導的主角們的身家背景寫得一清二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誰，這才是讓人最氣的。」

段允蓮拿過茶盞呷了口，冷凝的眼眸睜著沐風，「本王不是第一天認識你，到底什麼才是你的目的？說吧。」

心機被拆穿，沐風垂下雙肩為自己辯解，「允蓮啊，我哪裡有什麼目的，我只是

氣憤，想找風月雜誌幕後的東家算帳。」他再度拿起雜誌，指著其中一頁，「我氣她不是報導我們的豐功偉業，而是我們的八卦情史，還描繪得有聲有色，好像當時她就在現場親眼見證。你瞧瞧，她竟然說我包小倌，天知道那天我是去視察自己的產業！」

段允蓮拿過沐風手中的雜誌，隨手翻了下來，頓時感到眼前似出現一片迷霧，眉頭一皺將雜誌丟到桌上。

「雖未指名道姓，但這影射確實讓人馬上便能聯想到你。你不是嫌棄自己知名度比不上你族兄，現在拜風月雜誌社之賜，相信你的知名度比你族兄沐凜高了，你應該開心，還想找人算帳？」

「我寧願不要這個名聲，你不知道，上一期雜誌已爆出某少主逛官信館，我家老爺子一看就知道是在指我，大怒差點對我動家法，若不是我據理力爭，打死不認雜誌上報導的人是我，要不是老爺子沒有辦法證明真是我，我就要被打死了。而他也藉此給我下通牒跟警告，要我必須在半年內完成他派的任務，不然我這少主身分就得換人！」沐風氣呼呼地說著，「這一期又報導我跟如玉那傢伙關係曖昧，被老爺子知道了，回去我肯定又免不了要吃上一陣排頭，兩條腿恐怕要被打斷。允蓮，你那王府先借我避風頭住上一陣子，等風頭過了我再回家。」

一想到這事，沐風又要氣得頭頂冒煙了，那個官信館是他私下偷開的，家族並不知道，結果竟然說他是去包小倌，偏偏又不能跟老爺子老實說，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

和煦陽光穿過天邊迤邐的雲朵，穿透虛掩的窗子縫隙，長長短短灑落在桌上、地上與灰白的牆上。

「實力不如人，少主這身分被換掉，腿被打斷剛好而已。」段允蓮放下茶盞，推開身旁虛掩的窗子，讓整片陽光灑進雅間內。

他側頭朝下頭的街頭望去，發現方才不小心撞上他的姑娘正要上馬車離開客棧，金色光芒灑在她帶笑的俏麗臉蛋上。

不知怎麼的，看著她甜美的笑容，他的嘴角竟然不自覺跟著上揚，心情也跟著飛揚，一掃連日來陰鬱的心情。

只是，他怎麼感覺那姑娘……有些眼熟，像是在哪裡見過……

「允蓮，你實在是不夠意思，好歹我們可是……我跟你說話，你有沒有在聽？下面有什麼東西吸引你嗎？」沐風見他專注力都在街道上，連忙探出頭去看看到底下面有什麼東西，不一會兒皺著一張臉抗議，「虧我還當你是兄弟，你竟然寧願看著人來人往的街道也不肯聽我訴苦！」

段允蓮收回深幽視線，「方才上馬車的那位姑娘，我覺得有些眼熟，所以多看了一眼。」

沐風像是發現新大陸一樣，驚詫的瞪大眼睛，「允蓮，你竟然會對女人有印象？天啊，簡直是天大的好消息，快告訴我，你怎麼會對那位姑娘有印象？」

段允蓮橫了沐風一眼，「你的表情很浮誇。」

「哪有浮誇，從小到大，你除了記得住太后娘娘的臉外，其他女人你一個也記不

得，現在見你終於對女人稍微有點印象，我能不開心？」

段允蓮是先皇最小的兒子，自出生就備受榮寵，先皇過世後，繼任的新皇依舊將他當成自己兒子般寵愛信任，不似對待其他王爺般有隔閡與戒心，對他是真心實意的好。

段允蓮至今依舊不失富貴榮寵是有原因的，他有兩項隱疾，知道的人很少，除了皇帝跟幾個心腹老臣外，就只有沐風清楚。

段允蓮的隱疾便是對女人臉盲，不管任何女人，在他眼前都像是長同一個樣子，他分不出誰是誰，不時張冠李戴。

這毛病說嚴重也不嚴重，反正女人嘛，燈吹了都一樣，沒什麼妨礙。

另一項嚴重的隱疾便是段允蓮無法閱讀書信，看到一堆字便開始頭痛，眼前一片迷茫，嚴重時還會嘔吐。

當然他並不是不認識字，而是必須一個一個字分開看，不能組合在一起，因此他過目的信件或是書籍，都得由專人念給他聽。

若是一般人來看，一個王爺身患這等隱疾，勢必會感到同情，但這隱疾對他來說是福不是禍，替他擋掉了不少猜忌跟危險，最起碼當今皇帝猜忌所有兄弟，就是不會猜忌他，反而特別疼愛信任他。

當然皇帝會如此疼愛信任段允蓮還有一個原因，當年先皇意外駕崩，只有跟著一起前往圍場狩獵的段允蓮在身旁，當所有皇子為由誰繼承皇位吵翻天時，年幼的他突然說出一句「父皇交代由三哥繼位」，這句話讓當時的三皇子坐上了九五至尊之位。

因此對於皇帝來說，當年能夠順利登基，段允蓮可是幫了很大的忙。

隨著年紀增長，段允蓮也到了必須進入朝堂為皇帝分憂解勞的年紀。

皇帝知道他的隱疾，若是進入朝廷處理政務，久了他的隱疾定會被朝臣們知道。他不想讓有著自己驕傲的皇弟遭到臣子們嘲笑，當段允蓮告知他想當個能更自由地走南闖北的閒散王爺，他毫不猶豫同意這要求。

「女人在我眼前都一個樣子，也許是衣著關係才有種熟悉感覺，不用多想。南方邊城採購的那批貨已經到京，沒事跟我一起到倉庫驗貨，已有一堆商家拿著提貨單等著領貨了。」

「對了，你這次出門採購之前特地先前往邊關調查的那事查得如何？」沐風拿過一旁小泥爐上冒著滾滾白煙的陶壺，給自己重新沖了盞茶。

「邊關幾個縣城以及關外出現了大量假銅幣，已嚴重影響到當地，我命幾個手下留在那繼續暗中調查。」段允蓮神色一凜。

「此事非同小可，得趕緊抓出製造假幣者，不然損失會愈來愈嚴重，到時恐怕影響全國經濟。」他可是商人，哪裡有辦法接受自己辛苦所賺的銀子全變成假幣。

「我已將消息連同蒐集到的事證交給皇上，皇上命石磊為欽差前往邊關暗中調查，相信很快就能破案。」

沐風忽然發現一事，「允蓮，先皇送給你的玉珮你一向不離身，怎麼今天沒看到？」

「丟了。」

「欸！」沐風剛喝一口茶，還沒來得及吞下，旋即噴了出來，瞪大眼一臉驚駭的看著他，「丟了？那塊玉珮可是先皇給你婚事自主權力的保命牌，怎麼會丟了？」

「不知。」段允蓮神情瞬間變得陰鬱，「可能是下水時掉在了河中。」

「你落水了？」

「跳水救人，可能是那時掉的。」

玉珮弄丟了，段允蓮的心情雖然失落好些日子，可好歹救了一個人，人命比任何物品貴重，這麼一想他心情便平衡些。

說到那個被他救起的姑娘，也不知如何了？

被段允蓮拋諸腦後的記憶一幕幕出現在腦海裡，最後的畫面是他唇貼著唇渡氣給那位姑娘，心下浮現一抹疑惑，姑娘的唇都那般柔軟嗎？

「沒派人下水去找？」沐風拿出帕子擦著嘴邊茶漬。

「你認為找得到？」段允蓮收回有些飄遠的思緒，給他一記大白眼。

「說的也是。」沐風撓了撓頭，「不過就這樣認了？」

「有本事你下水替我找回來。」

「這怎麼可能！」沐風低呼了聲，轉了話題，「可惜了那玉珮……不說這個了，允蓮，明日陪我到風月雜誌社找他們東家，給她一點警告。」

「明日本王沒空，必須教課。」段允蓮直接拒絕。

「教課？」

「許將軍前些日子不慎從馬上跌下傷了腳，他領了皇令在白麓書院教學子們騎射，現在無法教課，皇兄便命我暫時頂替他教課。」

「最近海上不平靜，海賊猖狂，邊疆也不安穩，皇上肯定是擔心你又一聲不吭的出海，或跑到邊疆跟著調查假幣一案，所以才給你找點事情做。」一說到這裡，沐風雙肩垂下，「那風月雜誌社的事情……」

「你有先調查過那東家的身分了嗎？」

「我早已調查得一清二楚，甚至派人跟蹤她。不然我們現在就去找她，給她一點教訓，讓她不要再打著我們的旗號，靠破壞我們的名聲賺錢。」沐風是個行動派，立馬就起身要找人。

「你確定？可別找錯人。」

「不可能找錯，從雜誌上一期開始刊登你我的事後，我就派人將她的祖宗十八代都查得一清二楚了。」他得意地展開摺扇搨啊搨的。

「瞧你一副得意的樣子，說吧，風月雜誌社是誰開的？」

「宰相。」

「宰相喬紘輝？」聽到這兩個字，段允蓮頗為詫異。

沐風用力點頭，「沒錯，是喬宰相剛回到京城的女兒開的。」突地咧嘴笑得老賊的，「想不到吧！」

段允蓮扭了下頸子，「的確是讓人感到意外。」

「走，打鐵趁熱！」

「身為多年好友，本王還會不清楚你的德性？說是給對方教訓，其實是要趁機讓

對方把雜誌社收了。」顯然沐風是要抬著他的名頭去嚇人。

「你真是不夠意思，看破不說破是最高境界，你怎麼可以這樣拆我的台。」沐風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樣。

「少在本王面前裝模作樣，還不走！」以往他是不會同意沐風打著他的名號辦事的，但這次他一點也不介意，畢竟像這種敗壞風俗，編造不實流言製造社會亂象的雜誌社，還是關起來的好。

喬歆跟桂圓提了好幾盒糕點，開心的自甜馨齋走出來。

桂圓才要查看一下自家馬車停在哪裡而已，一名穿著灰色短打、神情嚴肅的男子堵住了她們的去路，抱拳道：「喬姑娘，我家主子有請，請你移駕到對面的雅韻茶樓。」

喬歆秀眉皺起，「你家主子是誰我又不認識，請我我就得去？何況我怎麼知道你家主子是不是人口販子！」眼前這個撲克臉男子一看就是個練家子，應該是某個權貴的護衛吧。

「就是！」桂圓趕緊上前擋在喬歆身前，大有一副「你想將人帶走，先踩過我的身體」的壯烈模樣。

「熠王殿下便是在下主子，這是熠王府的腰牌，請喬姑娘過目。」灰衣男子自衣襟裡取出一塊上頭刻著一朵蓮花的腰牌。

這些日子喬歆已將京中權貴們的家徽圖騰給翻了一遍，一方面是免得出門看到不認識，一方面是有利於蒐集消息。

這蓮花徽章她自然是認得的，當初看到時她還吐槽了好一會兒。

桂圓一聽到熠王府三個字，身體不自覺抖了抖，嘴角更是抽搐得厲害，「小姐，糟了，當事人找上門來了……」

肯定是小姐連著兩期爆料惹惱了熠王，對方要殺人滅口了，該怎麼辦才好啊！

喬歆將桂圓拉至身後，「熠王爺找我有什麼事？」

「喬姑娘見著主子自然就知曉，還請喬姑娘移駕。」

她故作鎮定地板起臉，「帶路吧。」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過熠王怎麼這麼快就找上門來？她都還沒靠他賺個鉢滿盆滿的，可恨啊！

灰衣男子領著她們進入雅韻茶樓，來到二樓的一間雅間。

灰衣男子敲了門板兩聲後，推開門扇做出請的手勢，「喬姑娘請。」

她領著桂圓忐忑的踏進雅間，雅間內燃著香，她聞到一股十分舒服的清淡香氣，緊繃的心情隨之放鬆。

她抬眸看向坐在窗櫺邊，姿態懶散卻帶著一抹渾然天成的優雅氣息的男子，整個人頓時愣住。

竟然是稍早不小心撞上的那位美男！

「小姐，他……」桂圓也認出他來，驚呼出聲。

喬歆馬上拉了她一下，示意她安靜不要多說話。

從熠王淡漠的表情看來，他對自己並沒有印象。也是，任何人都不會對一個不小心撞到的陌生人有印象的。

「小女子喬歆見過熠王殿下，不知殿下派人將小女子找來，有何要事？」她領著桂圓見禮。

段允蓮冷睨她一眼，赫然發現來的竟然是稍早不小心撞到他那位姑娘，原來讓沐風氣得牙癢癢的風月雜誌社是她創辦的！

他壓下心頭的詫異，將風月雜誌丟到桌上，直接了當質問，「這是妳出刊的？」不等段允蓮開口讓她起身，喬歆逕自直起身子，看了眼桌上的東西，「是的。」當初雜誌社辦理登記時，她借用便宜老爹的關係，甚至用了假名，沒想到還是被查到她是創辦人，想來這熠王也不是繡花枕頭，因此她也不否認。

「妳不知道汗巖皇親國戚、造謠生事是會被判刑的？」

「請問熠王殿下，這本雜誌裡頭是否有提到您的名諱，或是指名道姓地直指您？」段允蓮看了眼一旁搖頭的沐風，「沒有。」

「既然沒有，為何指控小女子汗巖皇親國戚，造謠生事？」

「妳就算沒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妳寫的是何人。」沐風搶話道。

「若是當事人要對號入座，您認為小女子有辦法阻止？」她冷冷看向沐風反問著。沐風愣了下，而後語氣嚴厲地道：「喬姑娘，今天找妳來不是聽妳辯解，重點是妳知不知道妳那是無中生有、捏造事實？」

「捏造事實？這位公子，小女子有憑有據，雜誌裡頭的內容全是經過調查確定無誤後才刊登，並未涉及汗巖造謠！」她板起臉來拒絕承認這罪名。開玩笑，她身為記者，最厭惡的就是假消息，怎麼可能發佈不實內容。

「什麼叫有憑有據，這雜誌上寫的根本都是子虛烏有，說本公子包小信，逛官信館，妳知不知道那是本公子的產業，本公子難道不能去視察自己的產業！」一旁的沐風忍不住了，抄過面前的雜誌指著其中一篇憤怒的指控著。

「官信館，您是……」她眨了眨眼，有些困惑的看著磨著牙的沐風，「噲，想來公子您是沐風少主了。」

「哼，算妳有眼色，沒錯我就是沐風！」他甩下手中雜誌，怒聲指責，「知不知道妳這篇報導差點害死本公子！」

「官信館是你的產業？」她眯起眼睛用著一種略帶審視的眼神瞅他。

「懷疑啊！」

「想來這產業是你私下瞞著家族開的，既然如此，你進出小信館為何不隱密些，變裝後再進入，這就不會被人認出來，反而高調進入官信館，深怕別人不知道。你自己都不擔心家族的人知道了，怎麼還好意思反過來指責我們將你的事情報導出來！」她挺直了身子反駁，「而且我已經夠有道德與良心了，並未指名道姓寫出你的名諱。」

沐風差點被她的說法給洗腦，以為真的是自己太高調，才讓人有機可趁。

「妳行啊，還挺能言善道的，分明就是妳報導不實，卻把責任歸咎到苦主的身上。」

她掃了眼沐風忿忿的臉龐，環視雅間，選了個距離兩人不會太近也不會太遠的位子大方落坐，毫不客氣的拿過桌上的茶壺，為自己倒了杯茶呷著，這才道：「兩位此番前來，莫非是因為風月雜誌為兩位帶來困擾，沐公子要小女子跟兩位道歉？」放下手中茶杯，喬歆起身，雙手交疊置於左腰側，微微屈膝致歉，輕聲柔語恭敬的說著，「小女子在這邊向熠王爺及沐少主道歉。」

「誰要妳道歉，一句話就想揭過，門都沒有！」沐風絲毫不接受。

「那……沐少主的意思是？」

沐風看了下一旁未再出聲，只是撐著下頷看戲的段允蓮，見他眼瞼微斂，端起一旁的茶湯呷著，便知曉他心底所想。

「意思就是要妳將雜誌社收起來。」

她眨了眨眼，語調略略拔高，「你說什麼，收起來？」

「沒錯，要我們原諒妳，就將雜誌社收掉。」

她條地板起臉，幽冷眸光怒瞪著沐風，「這是沐少主的意思抑或是熠王爺的意思？」

「都是。」

她轉頭看著雲淡風輕像個畫中仙一樣出塵的段允蓮，「王爺，這也是您的意思？」段允蓮端過茶盞輕嚐了口茶湯，語調淡然無波，「沐風的意思就是本王的意思。」

「熠王也是要小女子將風月雜誌社收掉？」她眯細美眸沉聲再問一次。

段允蓮不假思索，「自然，姑娘家最好是在家相夫教子，彈琴刺繡，實在不適合拋頭露面做生意，更不宜寫那些不入流，沒有憑據禁不起追查的東西，製造社會亂源。」

什麼叫做不入流？喬歆心頭那把火瞬間被點燃，悻悻反駁，「熠王殿下，小女子方才說了，所有事情都有經過調查，確定消息正確無誤後才刊登，絕對沒有任何一條符合您所說。百姓有知的權利，我這是在造福人群。」

「妳可真大言不慚啊！」沐風拍手，揶揄，「造福人群，喬姑娘，需要本少主幫妳蓋間廟，讓人早晚三炷香供奉妳嗎？」

「謝了，我吃五穀雜糧，不吃香燭，若是你銀子多，請把你要替我蓋廟的銀子拿出來，在城外用我的名義搭棚施粥，我替那些窮苦人家感謝你，我也會表現我最大的誠意，替你立個長生牌位，早晚三炷香，祈求上蒼保佑你長命百歲。」她喬歆什麼都吃，就是不吃虧，想損她，門都沒有。

被反將了一軍，沐風頓時瞪圓了眼，不知如何反駁。走遍大江南北，他還真沒有見過這麼伶牙俐齒的女子，不僅沒被他嚇哭，竟然反過來要替他立什麼牌位！呸，他還沒死！

喬歆得意的揚著一邊唇角看著沐風吃癩的表情。

段允蓮眯起漂亮的桃花眸，看著喬歆，發覺她十分有趣，竟然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變化出這麼多表情。

而最讓他感到吃驚的是，他竟然認得她，這是除了母后之外第一個他認得出來的女人！

接收到他審視的眸光，她連忙收斂得意的表情，認真正經的看著段允蓮，「熠王殿下應該也覺得我說的有理吧。」

「夠了，喬姑娘，同樣的話本王不回答第二次，本王認同妳那句話，百姓有知的權利，但不代表本王認同妳利用本王賺銀子。」

她揚起一抹微笑，「那小女子也只跟熠王殿下和沐公子說一遍，要我收掉風月雜誌社是不可能的。」

「妳！喬姑娘，現在本少主跟熠王爺對妳可是好言相勸，若是妳不將雜誌社收掉，後果可不是妳可以想像的。」沐風合起摺扇，提醒她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沐少主現在是在威脅我，打算用權勢壓我？」

「如果必要的話。」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他不相信還不能讓她服軟，同意收掉雜誌社。

她冷冷扯了扯嘴角，「熠王爺跟沐少主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打聽到我是風月雜誌社的東家，兩位得勢力我不懷疑，但我背後也是有人物的，兩位以為單憑我一個姑娘家，如何撐得起一間雜誌社，若是後面沒有人撐腰，我開得起來嗎？」拚爹誰不會，她爹可是皇帝最信任的寵臣。

她這話一出，兩人眉頭不由得微皺，立即想到了她背後之人——宰相！

「你們一個拚的是背後有個皇帝兄長，一個拚的是首富背景，沒錯，的確是很嚇人，可我有一個宰相爹，背景不會比你們差到哪。」

段允蓮本就是王爺，喬歆這威脅對他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沐風就不一樣了，他是商戶，只要喬紘輝稍稍暗示一番，沐家商團很多生意肯定會受到阻礙，這讓沐風不由得開始思索今日之舉是否恰當。

喬歆在心中冷笑，哼，唬人誰不會，打蛇打七寸，她不相信他們不會有所顧忌。瞧那個叫沐風的，表情變得有些僵硬，顯然他還是有所忌諱的。

她這話只能夠唬住沐風，段允蓮可不吃她這一套，他沉勾了下嘴角，「妳說的沒錯，只要喬宰相登高一呼，彈劾本王的奏摺就會如雪片一樣飛到皇上的龍案上，但相對的，當那些官員知道將他們後宅祕辛報導出來，害他們成為百姓們茶餘飯後笑話的背後之人，是他們所尊敬的喬宰相的女兒，妳以為妳爹這個宰相還做得下去？相信喬宰相的對手會很開心有這可以輕而易舉讓臣子跟皇帝對他心寒的機會送上門。」

喬歆嘴角抽了下，該死，她怎麼會疏忽這一點！

熠王一提醒，她才想起來，當時只跟爹說自己想要做刊物，專門出版詩詞歌賦、小品短文的，便宜爹這才同意，甚至資助她，若是被爹知道她開的是雜誌社，掛羊頭賣狗肉，不用等熠王逼她關門大吉，便宜爹肯定會要她收攤不許再出版。

她冷下臉，腦子飛快的盤算了下，扁了扁嘴，「既然大家背後都有一方勢力，我想我們就各自安好，井水不犯河水，各發各的財，皆大歡喜，如何？」

「不如何！」段允蓮擺明不買帳。

「日後我盡量報導兩位積極正向的一面，若是真有風流韻事，也不會再用聳動的標題吸引人，而且盡量不讓明眼人一看就聯想到兩位，如何？」

這兩位天之驕子並不好打發，她不能為了自己即將起步的事業而禍害到便宜爹，退讓是必要的。

「例如？」段允蓮斜睨著，與她慧黠的眸光對上。

「例如，沐少主與如玉公子以棋會友、王爺英雄救美，這標題夠正向了吧。」段允蓮微點下顎。

沐風即使很不滿，但看他的好哥們都點頭了，也不能不答應，「記住妳說的。」

「放心吧，小女子雖然是女流之輩，也知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語畢，喬歆拉著依舊僵硬的桂圓離開雅間。

Crescent Family